

友情的答案？

蔡敏男

協和精神醫院的病房裡，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這是一個特等病房，內部設備完善，有專任特別護士看顧，由這位老年病患的派頭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富有的人，原來他是X×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從小一帆風順，人生美滿，現在算是功成名就；也許就是因為這個關係，雖然他自己明明知道死期已近，可是他卻絲毫都沒有捨不得死的念頭，反而心安理得，沉着和鎮靜。

老人躺在床上說：「小姐，我說……」「有什麼事嗎？老先生。」坐在旁邊的護士小姐立刻站起身來。老人這時低沉地說：「請妳答應我最後的一個要求。」「什麼事我都樂意為您服務，千萬請不要說什麼最後不最後的。」「妳這種熱心為病人服務的精神，我非常感激，但我自己十分明白的，我不久將離開於人世了。」「可不要這樣說……」年輕的護士這樣應着，但是她不知道該怎樣來安慰這位病人，所以只說了這麼一句話，便無法說下去。「我並不是有心給妳為難，但講句良心話，我這一生也享樂多了，富貴長壽，想起來好像沒有任何心事似的，不過只剩下一些小事情……」「什麼事？」她好奇地問。「其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只想請妳幫我一個忙。」「只要我能做到，很願意為您效勞。」「我住院時帶來的東西裡面應該有一個裝着洋酒的瓶子吧！請妳替我找出來。」年輕護士聽後，走到病室的一角找出那酒瓶拿在手裡問：「就是

這個嗎？真是夠舊了，連貼標都整個褪了顏色……」老人眯縫着兩隻眼睛像是欣賞稀世珍珠似的凝視着那酒瓶。護士小姐却猶疑了起來：「老先生，喝酒對病人的身體是有害的！」「根本不喝，也不會一直活下去吧！在我還沒死以前我希望喝一口，不！不喝是不行的，這該是我今生最後的願望……」。

兩個人這樣應對着，對於老人的熱望她實在無法回答，於是她離了這間病房請示主治醫師，一會兒工夫她就回到病房；不知道只喝一杯對病情是不是會有壞的影響，他想，既然他如此希望着，何妨就給他喝一杯算了！「嗯！一杯就行，謝謝妳。」老人高興極了；於是她打開了酒瓶的蓋子倒了一小杯，一面遞過去，一面問說：「您好像有什麼話要說？」「是的，一邊喝一邊說好了；但是在這以前請妳把瓶裡剩下的酒洗乾淨！」這番話使護士心裡感到奇怪，但還是照老人的吩咐做了。她把那隻洗淨的酒瓶拿在手裡說：「看您的樣子，好像不希望別人能喝到一滴似的！」「一點都不錯。這是當我結婚時朋友送給我的酒。」「一定是個戀愛的故事了？」「不曉得不可以這樣說。」老人的表情好似在回憶着他的往事。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剛到公司來時我便遇到一個對手；在才能方面我倆是不分上下的，也許他比我更強些，因為都年輕所以互相下意識的在競爭着，就是對首創這公司的老板的獨生女，也都同樣在拼命追求……」老人慢慢地喝了半杯酒，然後又繼續說下去：「……公司首創人好像屬意於他，但小姐本人却對我表示好感，所以最後在情場上我得到了勝利。」「這可真是個

不能忘懷的甜蜜回憶，那您的那位朋友一定很掃興了？」「這是難免的，他一時垂頭喪氣的連眼色都變得奇奇怪怪的。」「因為是個感人的戀愛故事，護士小姐也想再聽下去。」「您那位朋友以後怎麼樣了呢？」「我當時想他準會辭掉公司的職務，若是我的話當然要那樣做，但是他卻沒辭職，反而到我家裡去，拿這瓶酒來祝賀我們的結婚，看樣子他把過去的一切都拋到九霄雲外了。」「能夠互相諒解實在太好了。」「不只是諒解，連他的爲人也像是變了，他比跟首創人女兒結婚的我昇得還快，表面上也能很順從我，所以他的努力確實對公司的發展貢獻很大。」老人像是感謝似的高舉起杯子然後慢慢地喝着。「實在是個動人的故事，男人們的友情確實是爽快而堅強的……」「還不是這麼簡單，應該是有問題的？妳不認爲他的性格變得很快嗎？這瓶酒我不立刻喝而留到現在，妳不覺得很奇怪嗎？」老人似是感懷地說，這時，護士小姐眼睛看着老人，但心裡却引起一個問號？這也許是醫護人員是從工作的經驗中使她有一種超人的敏感，於是她不自覺地問說：「毒藥？……」

現在老人已經把瓶裡的酒一飲而盡了了。「小姐，當然可以這樣想，因為製藥的公司對於毒藥的效果調查或獲得都比普通人爲簡單容易得多。」護士小姐皺着眉頭心不停地急跳着。「這可真夠嚇人的了，……」她喃喃地說。「但我若想到毒藥問題，可以用實驗的小動物在研究室裡加以分析。」「那麼到底毒藥情形怎麼樣呢？」可是老人沒回答她，只是說：「這種情形放入毒藥的本人會有如何的心情呢？」「如是真的因爲您沒死，便已經發覺了他的計劃，也許會慌張地逃

跑，不然就被官方通緝，或者……。」「應該是這樣的，等於是把殺人計劃的證據交給了對方一樣，無形中我抓到他的短處他便沒法從我手掌中逃脫，因而終生要爲我而拼命工作。」「可是，計劃殺人是犯罪的行爲，這不是正確的人生，而且十分悲慘的事。」護士小姐露出不安的情緒，可是老人正搖着頭。「妳這樣下斷語可不行，其實我並沒加以分析，事實我並沒有檢查，對他連說過這件事都沒有，而他又已經在幾年前死掉了；總而言之，到今天爲止我並不知道酒裡是否有毒？」「沒有想檢查過？您的意思……」「這倒是個重要的關鍵，他是個真有友情的人？抑或是個憎恨我的人？那會立刻判定出來的。可是我却沒有這樣做的勇氣。如果他是屬於前者，我在他崇高偉大的人格之前必會羞耻終生，如何能一起工作？如果是後者，我便會變成魔鬼的心境，爲報仇而要不斷地動心機。若是妳的話，會怎麼辦？」

「這個……」「也會難下決定吧？」我也同樣，其實，只有不知道，才能當作知己朋友交往一生，有時會崇敬他，也有時會開玩笑，別人看來，當我們倆是莫逆之交的朋友吧！可是在友情中，仍有一段隱情，也許真正的友情，原來就是這一套。」「那就永遠不知道嗎？……」「不！不！可以說這是友情鑑定的酒，就現在已經喝了，而且立刻就會明瞭它的正確答案的……」老人說着又用舌頭在舔着酒杯，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裡。

這時老人臉色突然轉變，身子不住地顫抖，於是護士立刻按了電鈴，主治醫師匆匆的趕來。怎麼樣？有什麼感覺……」醫師急迫的問他。「不，請不要再問我什麼？」平常總是跟醫師十

分合作的老人現在的回答却很倔強。是舊病發作？抑或酒真有了問題？他受到謎揭開後的打擊，他像是不希望叫別人知道似的。要把友情的答案，秘密地藏在自己的心裡，好帶着離開這世界……

醫師放下聽筒，吩咐護士代他打了一針，但毫無效果，老人的呼吸越來越衰，護士小姐挨近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孔，想從老人的表情反應，獲得些什麼，但那複雜的表情是年輕的她所難以理解。

（第九期）